

第四六册

博物彙編

藝術典

卜筮部

西
一
畫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百四十一卷目錄

卜筮部彙考一

易經 繫辭上傳 說卦傳

書經 洪範

禮記 曲禮 月令

周禮 春官 大司馬

儀禮 士冠禮 筮封之儀

儀禮 士冠禮 筮封之儀

藝術典第五百四十一卷

卜筮部彙考一

易經

繫辭上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

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

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大十為衍子

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

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

類交錯於外也全朱子曰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

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

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

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

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

為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本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

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

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

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

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

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

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

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

往來者全朱子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個意

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偶以

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

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

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

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本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

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

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

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

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勒於左手手中三

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

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

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

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也全朱子曰河

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行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

則合為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

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

則但為五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

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

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

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

無所為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為五十矣中數五衍

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行成十箇五箇

便是五十聖人說這箇不只是說得一路他說出

來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通透去如五奇五偶成

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也河圖五

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

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大槩河圖是

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底問大衍之義曰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

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

兩地便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

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

五亦為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

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

不同某謂此說却分曉問竊謂大衍之數不過五

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

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

其數而合為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為土於五常

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

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爲數之宗也不知是否曰此說是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扚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于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于中指之間也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扚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扚左五歲再閏也一掛之間凡再扚卽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于一處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扚者奇零也扚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扚之也象閏者積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者凡前後閏之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扚爲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扚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扚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大衍之數五十著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則直謂之數爾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算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者只

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想得古人無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看繫辭須先看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節齋蔡氏曰天參地兩合而爲五位每位各衍之爲十故曰大衍丹陽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蓋數備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建安丘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者取河圖中五參天兩地之數以爲衍母也大衍之用止四十九者又就河圖五十數之在外者虛其天一之數而不用也蓋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無窮而一无爲故无爲之一以象太極西山蔡氏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歸左奇於扚爲三節揲右爲四節歸右奇於扚爲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爲三十日爲再閏再扚而後掛者再扚之後復以所餘之著合而爲一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或曰揲著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其初掛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著以分二掛一爲體揲四歸奇

爲用立卦以奇數爲體策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第一揲掛一以四十九其奇一也第二揲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三十六不復有奇矣其掛何也曰人與天地並立爲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爲用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本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著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偶奇圓圖三偶方圓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二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朱子曰策者著之蓍數由禮所謂策爲蓍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一篇之策者

正以其掛劫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撰著之法凡三揲掛劫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劫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劫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劫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于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兼山郭氏曰或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无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无畫也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无用

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真所謂與天地相似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本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

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

得此數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

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正義曰乾之策二百

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

有二百一十有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

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

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

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

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

之老陰之策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

乾坤兩策有三百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舉其

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

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

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

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今攷凡言策

者即謂著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又曰倒策側龜

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策

尤為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劫之外過揲見

存之著數而言然不以掛劫之內所餘之著不為策也疏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

少之爻為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為老六子為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則數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耳雲峰胡氏曰前則掛劫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

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朱子曰四

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

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

得爻字只下得易字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

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著策

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

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

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

為掛劫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劫者

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劫者亦不四則

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

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或多或一九一八而

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

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

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

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

而象圖偶者屬陰而象方圖者一圓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圓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其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圓三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三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圓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兩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謂兩八圓一謂一十二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三三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一方一也圓一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圓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圓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三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

奇積三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繫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

八卦而小成

本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本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圓為君

為父之類是也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

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原卦畫篇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本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

化之功也或問顯道神德行朱子曰道較微妙无

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古這是因這可為這

不可為德行是人行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

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又曰須知得

是天理合如此此是說著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

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于著既知吉凶便可以酬

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

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本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本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陸氏德明曰說文云著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

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

蘗蕭青色科生建安丘氏曰著神草所以用筮而

求卦者贊神明猶言贊化育楊氏曰天地生著之

靈也固可以揲而成卦衍而為數不有聖人幽贊

於神明則混同於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腐爾神

明之道何自而通乎

參天兩地而倚數

本天圓地方圖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

為三方者一而圓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

皆倚此而起故揲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

而九三偶則三三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

二則為八

本大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

三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此只是三天二地不見

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

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

方圓而言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圓三而參之

地之方徑一則以圓四而兩之否曰然倚數倚是

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義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全大問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朱子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又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

書經

洪範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

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全大朱子曰易

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蓍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蓍有扞撓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即龜用一即蓍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全大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著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朱子曰是如此胡叔器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西山蔡氏曰內卦曰貞貞者事之幹也外卦曰悔悔者生乎動也六爻不動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見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有動爻者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見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全大朱子曰衍推忒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煩千有二百體色墨拆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

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上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全大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杜注玉兆顙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西山蔡氏曰恐非是禹敘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古法先斷人志後命于蓍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周禮卜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達吉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必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兩逆則以咎必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

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禮記

曲禮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注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此大夫禮士賤職葬時至事

暇可以祭則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天子諸侯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不獲已故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徵伸孝心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是先日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注曰命辭也為卜吉日故曰為日卜則命龜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筮則命著曰為日假爾泰筮有

常假因也託也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常可憑信也此命著龜之辭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則止而不行襲因也卜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也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注陳策著也踐履也必履而行之疏曰說文猶獸名與亦獸名二物皆進退多疑人之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呂氏曰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也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龜筮並用也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

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信時日者卜筮而用之不敢改也敬鬼神者人謀非不足而猶求於鬼神知有所尊而不敢必也畏法令者人君法令有疑者決之卜筮則君且不敢專况下民乎嫌疑者物有二而相似也猶與者事有二而不決也如建都邑某地可都某地亦可都此嫌疑也如戰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此猶與也卜筮以決之定之此先聖王以神道設教也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諷日而卜既卜而弗踐是為不誠不誠之人不能得之於人况可得之于鬼神乎

月令
孟冬之月命太史蠶龜策占兆審卦吉凶
注馮氏曰蠶龜策者殺牲取血而塗龜與著策也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

玉藻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注陳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

玉藻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注陳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

龜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拆若從墨而拆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則謂之墨拆亦謂之兆墨器破而未離之名也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庚是豹地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少儀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注陳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則不可以不正者再問之也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為志則心之隱謀也故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說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為卜之志則不為之卜亦通

祭義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表記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注陳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為冬夏至祀天地

注陳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為冬夏至祀天地

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
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禮
止云大舜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
而亦如之大卜大祭祀祗高命龜春秋魯禮又有
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蓋互相牴
牾未有定說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
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之文筮人有凡國之
大事先筮而後卜大卜又凡事瀝卜又如外事用
剛日內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名詁丁巳郊戊
午社洛諸戊辰烝祭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未
知所以一之也姑闕以俟知者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不違龜筮子曰性怪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
神無怨乎百姓

陳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不違龜筮四字
當在性怪禮樂齊盛之下以其一聽於龜筮故神
人之心皆順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
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
廟

大人之器威敬者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
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天子無筮天子既尊
重大事皆用卜無用筮也諸侯有守筮在國居守
有事而用筮天子道以筮者在國既皆用卜出行
道路有小事則唯用筮也諸侯非其國不以筮者
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筮尚不用卜不用可知也
卜宅寢室者諸侯既受天子所封不敢卜其所建

之國但宅及寢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天子不卜
處大廟者以建國之時卜其吉不待更卜處大廟
所在以其吉可知陳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
地處他故也大廟天子所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
大藍田呂氏曰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
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
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筮諸侯卑于天子在國中
居守有事則筮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于出境則
不筮蓋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山陰
陸氏曰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筮其所宅寢室猶
卜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寢廟不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
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繇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
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
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
承之羞恆其德慎婦人吉夫子凶

周禮

春官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訂鄭康成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 王昭
禹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著
者陽中之陰故植而知數龜者陰中之陽故動而
知象先王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吉凶其大乎

著龜名官謂之大卜以龜爲主 薛平仲曰禮運
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
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極至于禮行于五祀而正法
則焉然則王之所以賴于左右前後者其關於禮
樂甚大也卜祝巫史不列于此當何屬故卜象也
筮數也先筮以觀其從後卜以驗其合故大卜之
于卜師贊之卜人又贊之掌龜既專之一官燹
龜又專之一官至于祗吉凶計中否以聽于大卜
則又有占人而筮人屬之于末而已筮短龜長固
以從長此大卜必以下大夫二人而長之也 鄭
鈔曰三皇以來已有卜筮人之于事不能無心若
夫龜筮則何心之有取決于此欲托于無心而已

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訂易氏曰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卜占

謂之兆三兆之法專掌于大卜占龜故也 鄭鈔
曰三兆之書其作者不可考杜子春以玉兆爲顓
帝之兆瓦兆爲帝堯之兆原兆爲有周之兆近世
說者謂爲三代之兆然無所考也儒者相傳謂名
玉兆者言兆之豐饒如玉瑜瑕不相掩玉陽精之
純也兆如玉色則事之屬乎陽者也瓦兆者言兆
之豐饒如瓦之皴皴解散瓦生于土兆如瓦解則
事之屬乎陰者也原兆者言兆之豐饒如原田之
圻裂牽連不斷則陰陽之相雜者也 易氏曰鄭
氏以爲豐饒今考其義不過陰陽奇耦與夫象之
上下左右而已詩以迺生男子爲載弄之璋則凡
以玉名者皆陽也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
在左者曰玉兆詩以迺生女子爲載弄之瓦凡以

瓦名者皆陰也故卜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者曰瓦兆易之比曰比吉原筮原之爲言再也或陰陽奇耦之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以其變推之曰原兆 尚書精義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道之成也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取其成法也曲禮曰卜筮不過三儀禮曰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蓋曲禮言其法儀禮言其人人各掌一法金縢所謂卜三龜一習吉則筮用三也可知矣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訂賈氏曰經兆者龜之正經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名體爲經 鄭康成曰體有五

色又重之以墨圻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賈氏曰案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

色史占墨卜人占圻以其有五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

狹支分小墨爲圻是皆相因之事 鄭鏐曰經兆之體者謂三兆所卜之正體一體而五色應五行

也五行之變無窮自其墨色圻裂分而配之一色別爲二十四體故五行之兆分爲百有二十一體

十頌所以發明其吉凶推演其禍福故百二十體而有千二百之頌頌者卦繇之辭三兆不同書各

異世而體也頌也其數乃無異如此竊意其書之數雖不異其所占則不得而不同不然何以爲玉瓦

原之別乎 易氏曰自百有二十以至千有二百則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夫四時五行休王相乘

之法推之三易三夢之占倣此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訂易氏曰兼及于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筮人占夢大卜爲之長故兼掌其法 鄭康成曰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 鄭鏐曰連山以艮爲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曰連山言

如山之相連也歸藏以坤爲首商人之易其卦坤上坤下故曰歸藏言如地道之包含萬物所歸而藏也周易以乾爲首周人之易其卦乾上乾下名

曰周易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 劉氏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入之道也以寅爲正穆姜之筮

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坤者萬物所歸商以坤爲首案禮運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

此歸藏之易夫子不取連山歸藏惟周易之學者以易天道之大兼乾坤艮于其中歷三古而更三

聖先儒以連山爲伏義歸藏爲黃帝豈不知周易之畫于伏羲邪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訂鄭鏐曰正卦皆八自八相生別而重之八八所以皆六十四卦也然三代之易名異而卦不異蓋

卦雖同而所占者異也周易以九六爲占而連山歸藏以七八爲占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

不變者 易氏曰傳記所載文王重易爲六十四卦今此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

文王重之易大傳十三卦言庖犧氏之取諸離黃帝堯舜氏取諸乾坤此故經卦之名曰益曰噬嗑

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夬此卽重卦之名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之別但

夏殷之易以七八不變者爲占周易以六九之變

爲占襄九年左傳所載東宮之筮遇艮之八八卽艮之六二爲隨杜氏以爲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是連山歸藏已有隨卦之義此夏殷六十四卦之證或曰伏義氏畫八卦因而重之

葉本心曰詳此則周易之爲三易卦之爲六十四

自舜禹以來用之而後世有伏義氏始畫八卦文

王重爲六十四卦又謂紂囚文王於羑里始演周

易又謂河出圖有自然之文學者因之有伏義先

天文王後天之論不知何所本始然則周易果文

王所改作而後世臣子不以嚴宗廟參典謨顧乃

藏于大卜等于卜筮何嫌嫌其先君若是哉凡卦

之辭爻之絲筮史所測推數極象比物連類不差

毫髮孔子以爲不然故孔子之繫易以爲必如是

而測之由其中正不以禍福利害亂其心者此君

子之所以爲易學者既不知反援孔子之易同歸

于卜筮以爲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後成書學者日

聾聵無足怪者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籥夢三曰咸陟

訂鄭康成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 王昭禹

曰形接爲事神遇爲夢神疑者想夢自消夢者精

神之運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與陰陽流通而禍福

吉凶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周

官所以有占夢之官而大卜掌三夢之法 鄭鏐

曰有心而夢出于有所因故曰致孔子之夢周公

行道而致也晉侯之夢楚子伏已而盪其腦將戰

而致也籥字從角從奇蓋角出奇異所謂怪異之

夢趙簡子夢童子保而轉以歌楚子玉夢泣而珠

盈懷其怪異之夢歟無心感物謂之咸升而有至者謂之陟咸陟言無心所感精神升降有所致而得夢也文王之夢九齡高宗之夢傳說其精神所感之夢歟 王昭禹曰致者有所使而至非自至也角一倚一仰爲俯人之畫俯仰于事爲之間夜則感而成夢雖非出于思慮亦有因而成無心感物爲咸咸則以虛受物因時乘理無所偏係陟之爲言升升則無所拘滯則非于思慮非因事爲一出于自然 鄭康成曰致夢夏后氏作觥夢殷人作咸陟周人作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訂王氏曰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則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鄭鏐曰十輝者日之輝光也十夢者夢之運變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見于夢占書名之曰運占夢之正法有十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故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日征二日象三日與四日謀五日果六日至七日雨八日夢

訂鄭鏐曰國之大事有八必問諸龜以決吉凶問之之辭謂之命大卜作其辭命 鄭司農曰征謂征伐人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鄭鏐曰與者將合人以共事謀者始創議以立事也果者進退未決之際而求其決至者爲師卜雨者爲農祈瘳者以身求瘳者爲疾禱 賈氏曰此八者皆大事故待龜而決若小事則入于九筮 鄭鏐曰將用兵以討伐則征不可以妄動 鄭康成曰征亦云行巡守象謂

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 劉執中曰與奪之利害謀大疑之得失也卜零祈之雨否 鄭司農曰與謂予人物至謂至不 王昭禹曰謀謂圖事于人卜其信否也 黃氏曰果其事疑信卜其果不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訂鄭鏐曰作八命特以問龜非能定吉凶吉凶大抵占于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此特贊其占 王昭禹曰作八命非特占之于龜亦驗之于筮司之于夢 黃氏曰三兆三易三夢各有占者大卜總其事而贊之占有異同則決之 鄭康成曰贊佐也 鄭鏐曰贊謂以此辭演出其意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訂李景齊曰大卜合龜筮與夢之占觀夫國家之吉凶而預詔王修政以救之知其失而救之則禍可轉而福 愚案大卜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既于卜筮前知宜使人君預爲修省之道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祇高作龜

訂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于著龜 鄭康成曰貞之爲問問于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 王昭禹曰謂以大事卜于龜而正之 鄭康成曰卜立君無家適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公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祇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宗伯大事宗伯泣卜

用龜之腹骨近足者其部高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泣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 王昭禹曰立君以定繼嗣天下之本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 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令可熬 黃氏曰卜師凡卜事祇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是則凡卜卜師作龜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大祭祀則祇高命龜

訂鄭康成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大祭祀輕于大貞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凡小事泣卜

訂鄭康成曰代宗伯 張沂公曰表記曰小事無時日有筮周禮曰凡小事泣卜小事用筮又何泣卜邪曰有事于小神無常時日臨有事則筮之是小事用筮也如大卜職當大祭祀則祇高命龜凡小事泣卜此小事對于大祭是祭中小事非謂小神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訂鄭康成曰正龜于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不親命龜亦輕于大祭祀 黃氏曰大祭祀命龜與凡小事泣卜皆大卜專職疏注差次泣卜以下皆未必然貞龜與大貞之貞一也大貞合三兆三易三夢而占之立君大封既卜又協之于易夢謂之大貞大封非正封疆正封疆何用大貞大封在司馬爲軍禮詩頌有樂章賁是也先王不輕爲之國于天地與有立焉何敢輕

哉遷國用事事雖不小貞龜而已詩曰宅是鎬京
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周公曰朕盪敢違卜
凡旅陳龜

黃氏曰水旱兵戎皆旅旅事不一故陳其龜隨
事用之 易氏曰凡旅非大旅陳龜則輕于貞龜
鄭康成曰陳龜于饌處士喪禮曰卜人先食龜
于西塾上南首是也 王氏曰陳而不作與陳樂
器同

凡喪事命龜

鄭康成曰重喪禮次大祭祀士喪禮則筮宅卜
日天子卜葬兆 易氏曰凡喪非大喪為之命龜
則輕于祗高命龜 黃氏曰亦大卜專職 鄭錡
曰卜龜之法有陳龜有貞龜有蒞卜有命龜有祗
高有作龜凡六節事逸者尊者為之事勞者卑者
任之 陳氏曰大卜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
一喪祭輕于大貞則命龜大遷大師輕于喪祭則
貞龜凡旅則陳龜而已致之儀禮卜人奠龜宗人
視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大卜于大
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國大貞
作之而不命則命者宗伯也貞龜則正之于卜位
而不親命也陳龜則陳之于饌所而不卜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

鄭康成曰開開出其占書經兆百二十體此言
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篇
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鄭錡曰
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

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立功之事楚司
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
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行義之事
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
有覆射之法東方朔射守宮有跋跂緣壁之語非
為覆射之事乎 薛氏曰以意推之麗于形者方
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力與逆者
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其廢興成敗之理度其宜者
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能弛張者
弓也謂之弓兆則言其曲折長短之象 黃氏曰
卜師揚火作龜開龜之四兆正謂灼龜其兆有四
方功義弓壘圻之象龜筮傳首足俯仰開胎蓋其
餘法或曰注疏家謂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
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故
謂之四兆然不知方功義弓其義當何如開占書
疑若為占人之職辨龜以上下左右陰陽鄭說非
每龜皆有左右陰陽持龜必當順其體

凡卜事祗高

鄭錡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祗于蒞卜
之人 王昭禹曰大卜尊于卜師故國大貞大祭
祀祗高卜師卑于大卜故凡卜事視高以尊者其
事略卑者其事繁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王昭禹曰揚如火烈具揚之揚謂熾其火揚其
火熱灼之以明其兆墨謂兆廣之大小 李嘉會
曰揚火令蕐氏 賈氏曰案占人注云墨兆廣也

墨大圻明則逢吉圻稱明墨稱大今鄭云燕灼之
明其兆以解墨者彼各偏據一邊而言其實墨大
兼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劉執中曰兆之體
不過五行之氣因燠而成者其變則旁為兆微而
不可以不辨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書曰我乃
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即此也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鄭康成曰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上仰者下俯者
左左倪右右倪陰後弁陽前弁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項氏曰凡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不同即後六龜
辨其名物各從其所當用以授命龜之人又詔相
其命辭及其禮 鄭康成曰大祭祀喪事大卜命
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
則亦辨龜以授卜師 劉執中曰命龜者大卜必
順而執之然後即而卜之故辨上下以授大卜而
詔相之 鄭錡曰命龜之人各因其龜為之辭詔
之以言辭相其禮儀辭必正禮必誠則求于鬼神
而吉凶審矣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鄭康成曰工取龜攻龜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
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蜃屬北龜曰若屬各
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項氏曰物色也色即物體即俯仰之形狀 李
嘉會曰龜不一類以類言之則曰屬其屬既辨而

名物可察 鄭鏐曰龜以決疑而天地四方所生各有名有物苟不知其名其色以別異之則卜師何從辨之以授命龜者乎六龜之名曰靈曰繹曰果曰巫曰獵曰若攷先儒說謂行而首俯者曰天龜首仰者曰地龜甲長前弁者曰果後弁者曰巫首之左倪者曰南右倪者曰北至論其名有所屬之意則不得而攷以理推之天龜曰靈以見降而交乎地道之意地龜曰繹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以見繼續不絕之意果或以爲羸鷖之名其形前長而後羸東方物始生決于進也故有果決之意獵或以爲田獵之意謂自後而逐爲獵南方物淺長故有獵等之意雷陰物而動乎陽西方陰也其龜宜從乎陰首左倪則去陰從陽故爾雅以左倪之龜爲不類謂其陰而不類乎陰若順也北方陰其龜右則尚乎陰以陰向陰可謂順之至凡此六龜上下四方其色不同天元而地黃東青而西白南赤而北黑非謂其身之色也記曰青黑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曰龜青純何休以爲龜甲頰青也千歲之龜青頰然則六龜之色蓋亦視其頰而已乃若其體不同則有俯有仰有左有右有前有後也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言之曰前曰後者以其甲言之曰元黃青赤白黑者以其頰言之非龜人就

訂鄭康成曰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政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 黃氏曰物之精華春時皆發見于外 鄭鏐曰龜以甲爲用甲不堅則無以受鑽灼之火秋則陰用事而堅于是時而取其甲堅矣脫其簡則不能無傷生之害春則陽用事而物解于是時而取其甲圻矣順時而取之可以爲鑽灼之用順時而攻之又以存不忍之心

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訂賈氏曰物色也 鄭鏐曰六龜所藏宜各異室攻其甲矣各入于室以俟異用不可雜也 李嘉會曰如卜立君當用天龜卜大封當用地龜四時小事之卜順時而各用其龜互也 賈氏曰以著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即欲易去前龜也若夫寶龜非常用之龜不歲易

上春覺龜 訂鄭康成曰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令孟冬大史覺龜筮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覺龜耳 鄭鏐曰至寶之物神或憑依及上春則殺牲以血塗之既以祓其不祥且以神之也天府上春覺寶器及寶鎮覺龜必用上春者亦視爲國寶也

祭祀先卜 訂鄭鏐曰覺龜之時追報古先首爲龜卜之事以教人者而祭祀之民不知避凶趨吉以犯于患害者多矣有智者出因神物而教之使先知吉凶其仁遠矣烏可忘其功而不報乎然地曰祭天曰祀

兼稱祭祀以龜卜之事通天地蓋尊之也祭先敎祭先書皆不兼言祀意可知也 鄭司農曰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 易氏曰先卜前期以下李嘉會曰先卜所以一人心于至敬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訂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于所當卜 鄭鏐曰若有祭祀與大旅之事莫不有卜或卜日或卜牲皆奉龜而往以待用也

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訂鄭康成曰燂燂用荆荊之類 鄭鏐曰燂契之狀如捶故名曰華氏揮與華一也

掌其燂契以待卜事

訂王昭禹曰燂即莊子所謂燂火之燂灼龜之木也契即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開龜之鑿也卜則用燂以灼龜鑿以開龜華人則共之以待事也

鄭鏐曰燂契者合衆荆以爲火炬之名 聶崇義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燂燂置干燂在龜東注云楚荆也荆燂所以鑽灼龜者燂炬也所以然火者也

凡卜以明火蒸燂遂獻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訂杜氏曰明火以陽燂取火于日 王昭禹曰火生于木緣物爲氣古人或取于榆柳或取于棗杏或取于槐檀或取于桑柘隨所取而得之非不明也然非明之至非不潔也然非潔之至唯日爲陽精之純取于陽精則爲至明于精之純則爲至潔唯其明潔之至然後可以鑽精倚神相知休咎蒸燂也用所取之明火以燒灼龜之木契之銳頭謂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

以爲十朋豈亦其屬哉

相類者爲之屬歟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雅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

之煖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鋒蓋以契之銳頭火吹之其頭若戈鋒焉故曰遂吹其煖契煖既燃乃授卜師揚火作龜以致其墨華氏因而贊相其事為卜師之所役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訂鄭康成曰占著龜之卦兆吉凶

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頌吉

凶

訂易氏曰龜有頌筮有故八卦即上經三易之體

八頌即上經八命之頌八故即上經八事之故以筮占頌以卦占筮然後兩取其從違而斷吉凶

鄭鑄曰卜筮各立一官占人專掌占龜筮人專掌占筮各不相干獻公立驪姬卜人知其不可從長

之言有謂而發豈曰專以龜為斷以八筮占八頌事有先以筮而筮者又占之于龜兆之頌也以八

卦占筮之八故事有先用龜以卜者又占之于筮之辭也筮有九此言八筮蓋所筮之八故事曰征

象與謀果至兩謬謂之八筮亦謂之八故此因八事之故乃有此八筮乃占于頌頌有千二百以八

頌為占蓋所筮之八事有偶與八頌相符者則從而占于千有二百中之八至于用龜以下既成八

卦又參之于筮以占之其所占者乃此八故舍此八故之外不參以筮故曰以八卦占筮之八故然

則占人既用卜又參用筮 李嘉會曰六十四卦皆本于乾坤艮巽坎離兌震之八卦故曰八卦

愚案頌者命龜之辭故者命筮之辭總言之即邦事作龜八命之事古者國大事先筮後卜既卜之

八筮復舉已筮之數斷之以龜則曰頌既得之于龜復舉龜所應之卦參酌夫初焉之筮始之以數終之以理此龜筮通占之說若夫筮自有九筮則是從筮而不卜之事與此不同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垢

訂賈氏曰此已下皆據卜言兼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連言之 項氏曰凡卜筮者既筮而後卜是

卜其所筮 王昭禹曰卜以龜筮以著占體占色占墨占垢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筮亦占體也詩

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于此可見 鄭康成曰體兆象也 賈氏曰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

兆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凡卜欲作墨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

向背者為木兆直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下者為金兆橫者為土兆是兆象 劉

執中曰體謂龜兆五行之正體與卜之時相生相尅有體有主吉凶可知 鄭康成曰色兆氣也墨

兆廣垢兆墨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垢有微明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垢明則逢吉 賈氏曰

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為色鄭鑄曰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之類是為色

劉執中曰色謂灼龜既兆以成體又色以示象亦與五行四時相為興廢 賈氏曰據兆之正墨處

為兆廣 劉執中曰墨謂兆墨至微可悉辨必食以墨則史得以傳于幣也 賈氏曰就正墨旁有

奇墨罅者為兆墨 劉執中曰垢謂兆之墨垢有首尾有陰陽有蒙似而非有非而是卜人不可不

斷其吉凶 劉執中曰四者共一卦 鄭鑄曰凡卜君與大夫卜史共泄其事左傳載齊將伐魯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以是知君與大夫

卜史俱在然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其所占者宜有大小詳略君占其大臣占其小體所當然者所以各占其一而君視其大體周公為武王卜曰體

王其罔害是也昔漢文帝自代來卜得大橫繇曰大橫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大橫者龜文之正

橫是其體也橫為土文帝有土之象然則君占體亦君之吉凶係于其體色則兆之氣色有體然後

有色大夫次君宜視墨之色史又次于大夫故占其墨卜人又次于史故占其垢太史之職大祭祀

與執事卜曰先儒謂當卜者君與大夫親臨之史掌書卜人掌作龜故雖卜他事而君與大夫史卜

皆與其休咎觀齊將伐魯之事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將不及期君亦不見令龜

有咎卜齊伐魯知先公之死惠伯之有咎則是職主其占其身之吉凶亦係乎是然用龜以占有垢

有墨有有體可用以為占若夫筮則用蓍安得有此乃言凡卜筮者蓋筮既成卦則有卦體可占

經每言卜必兼筮以為言殆指此而已 易氏曰凡國之卜事君無親蒞之文而執事者咸與焉其

次則有大夫之占春官大史大夫皆下大夫而此經自有卜史之占則非此之大夫此大夫次于君

其上下大夫卿如大宰大宗伯大司馬之蒞卜者歟其大小宗伯肆師亦以大夫蒞卜此大夫所以占

色也其次又有史與卜人之占此史所以占墨卜

人所以占圻也 王氏曰作龜之而圻圻而後墨與邑可知卜人先占圻史占墨次之大夫占邑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占體則以尊卑之序言之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

訂鄭鑄曰卜筮必有幣以禮神必有辭以命龜卜筮已畢則取禮神之幣書其占繫之於書 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訂鄭鑄曰侯歲終計會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蓋卜之所占驗與否常在後故侯歲終計之 李嘉會曰攷較優劣乃大卜事何爲掌之占人蓋占人下士八人所見異同于此專之其事必不苟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訂鄭康成曰問著曰筮其占易 鄭鑄曰天地鬼神之神妙不逃乎數聖人通乎幽明之故謂夫可以數知故以百歲神著四十九莖揲之以四因所得之多少以爲陰陽之爻名之以卦以斷吉凶筮人者專掌揲著之事

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比六曰巫式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訂王昭禹曰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

筮定數于始卦成體于終繫辭曰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著始于數數無定名卦成于爻爻有定體 鄭鑄曰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則止而不卜小事用筮不用卜蓋尊龜而不敢渫也大事問于龜則有八命小事問于筮則有九筮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易書也筮事也所筮之事必有其名更咸式目易比祠參環是謂九筮也或謂聖人作三易之書首良者曰連山首坤者曰歸藏首乾者曰周易書名不同同于九筮何邪蓋天下之事不勝其衆事之當筮者然後決之以著所當決者不出乎九事是則萬世之所同何獨三代則同邪更與更化之更同國事有可更張此所以筮更莊子曰周偏曰咸則咸之義爲皆易咸卦言感人心則咸之義爲感也國家欲有所爲將以感人心使之皆然此所以筮咸將有所制作而新其法式此所以筮式目謂事目欲有所爲未知事目所當用此所以筮目易謂變易也如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如諸侯不朝易置其人之類更者更舊也易則有所變此所以筮易比謂與人相親比易曰外比於賢又曰比之匪人不知其人果可于比否此所以筮比祠謂祭祀之時日有吉凶犧牲可用與否此所以筮祠車之參乘或可爲御或可爲右其人可與參乘否此所以筮參環謂致師將戰必使勇者挑之僖十五年秦與晉戰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宣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此所以筮環 鄭康成曰更謂筮遷都邑也易謂民衆不說

筮所改易 黃氏曰九筮占法也猶龜之四兆如鄭康成說則與大卜八命何異大卜以八命贊筮兆之占占人以八筮占八頤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者大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且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于三易其爲筮法無疑矣著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爲一爻三三九變爲內卦又九變爲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置名當有其義雖然亦不敢謂必如此 薛氏曰鄭氏改巫爲筮不可考自巫更以至巫環其義不可知又以意而附會其說鑿矣故書謂古者占筮之名謂之巫世本日巫咸作筮商爲巫咸後世有神巫季咸蓋祖其名筮人九筮之名自巫更巫咸以至巫環或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名書非若龜之八命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訂呂氏曰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也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者也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謀及卜筮管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原之兆又筮之則遇大有之睽皆龜筮並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黃氏曰以卜協筮不以筮協卜 王氏曰兼用卜筮而尊龜焉故後之 鄭鑄曰自物有象而後有數觀之則先卜後筮蓋自無而之有自人求于鬼神官之則先筮後卜蓋自明而之幽也

上春相筮

訂鄭康成曰相謂更選擇其著著龜咸易者歟 鄭鑄曰上春龜龜可以血塗筮則但相其可用

者去其不可用者蓋天子之簪九尺大夫七尺士五尺相而易其舊

凡國事共筮

訂鄭鄭鍔曰國有事而筮則筮人共著以筮故曰共筮

儀禮

士冠禮筮卦之儀

士冠禮筮於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縹帶素鞶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闕西闕外西面筮人執筮抽上韋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厭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特牲饋食禮筮卦之儀

特牲饋食之禮不誨日及筮日主人冠端元卽位于門外西面于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闕西闕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來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乃宿尸主人立于戶外門外于姓

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攢辭如初卒曰筮于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

少牢饋食禮筮卦之儀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韋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韋左執筮右兼執韋以擊筮遂進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韋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韋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祿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如初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百四十二卷目錄

卜筮部彙考二

史記 龜策列傳

藝術典第五百四十二卷

卜筮部彙考二

史記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于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于人至高祖時因秦

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于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龜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耽睡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于內而時人明察見之于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于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

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爲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橘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簿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日北斗龜二日南辰龜三日五星龜四日八風龜五日二十八宿龜六日月龜七日九州龜八日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于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蛭蠶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上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

足臚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于芳蓮之上左傳文書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于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是誕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謹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大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得各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在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于左方令好事者親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宋元王曰我爲江使于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于寡人曰我爲江使于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

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案隱曰王子宿在華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漢萬物盡圖斗柄指日使者當囚元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于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于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于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于端門見于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于深淵長于黃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其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于陰陽審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遺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于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

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食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它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實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患患疾疫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復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雄雌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問術外爲阡陌夫